

暴風雨所誕生的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方 羽譯 陳子剛校

青年言叢本

潮鋒出版社

1953

暴風雨所誕生的

尼·奧斯特洛夫斯基著

方羽譯 陳子剛校

人民言譯本

潮鋒出版社

1953

書中如發現有裝訂上之缺陷，如破面、缺頁、倒裝等情，請逕向本社換取。外埠可將原書郵寄本社，當將新書（平郵）寄奉。

Николай Островский

Рождённые бурей

Советский писатель, Москва, 1951.

暴風雨所誕生的 (新譯本) ★版權所有★

原著者：尼·奧斯特洛夫斯基

出版者：潮鋒出版社

翻譯者：方

羽

上海(黃浦區)中央路24號210室 電話10733

校者：陳

子

剛

排印者：國營上海印刷廠

裝幀者：亞

平

封圖印刷：國營上海印刷廠

裝釘者：元興製本所

(本書1953年2月付排)

初版1953年4月·25開·220000字·388定價頁·新甲1—10000(85)

* 定價：13.600元 *

本書主要人物表

(括號內是書中曾經提到過的愛稱)

塞基茲蒙德·拉耶夫斯基(塞格蒙德)——水管裝配工，革命工作者，也就是革命委員會主席赫摩婁依。

雅德維卡·包格達諾芙娜·拉耶夫斯卡雅(雅德姬)——革命工作者，塞基茲蒙德的妻子。

拉依蒙德·拉耶夫斯基——革命工作者，塞基茲蒙德的兒子，原為糖廠工人。

恩德烈·普泰哈(恩德留夏、恩德留歇卡)——糖廠鍋爐間司爐，革命工作者。

華西遼克(華西卡)——恩德烈的弟弟。

瑪麗亞·普泰哈——恩德烈的母親。

曼奇斯拉夫·普歇戈茨基——尤瑟夫的次子，摩蓋爾尼茨基家的馬夫，後來成為革命工作者。

佛蘭茜絲卡——曼奇斯拉夫的妻子，摩蓋爾尼茨基家的女僕。

薩拉（薩羅契卡、薩爾卡）——鞋匠的女兒。

格利戈里·米哈依洛維奇·科伐洛——鐵路水塔機械匠。

阿列茜婭——科伐洛的女兒。

曼吉爾斯基——醫師。

奧斯泰普·沙倍爾——機車庫鎚工。

奧里華——排字工人。

丹尼洛·乃勃特

伏羅倍依柯——火車副司機。

里昂·普歇尼契克（遼卡）——原爲麵包師。

耶曼里揚·扎哈洛維奇·季布里亞——游擊隊領袖。

愛德華·摩蓋爾尼茨基（愛琪）——俄國近衛軍上校，伯爵，反動的「波蘭軍團」的首領。

劉德薇珈·摩蓋爾尼茨卡雅（劉德薇茜）——愛德華的妻子。

史泰尼斯拉夫（史泰西亞、史泰西）——愛德華的弟弟，德軍軍官。

斯吉芳妮雅（斯吉芳、斯吉芳契卡）——史泰尼斯拉夫的妻子。

革命工作者。

符拉季斯拉夫（符拉捷克）——愛德華及史泰尼斯拉夫之弟。

卡謝米爾·摩蓋爾尼茨基——伯爵，一個無恥的老淫棍，愛德華兄弟之父。

尤瑟夫——摩蓋爾尼茨基家的老傭人。

亞當——尤瑟夫的大兒子，摩蓋爾尼茨基家傭人。

海麗雅——亞當的女兒，摩蓋爾尼茨基家的婢女。

巴拉凱維奇——糖廠老闆。

約洛尼姆——神父，披着黑色法衣的特務。

佛朗那——大尉，憲兵隊長。

華爾渥連——上尉。

扎蘭姆巴——中尉。

喬倍克——賭棍，後成為特務。

阿道爾夫·桑寧堡——少校。

蘇摩爾特卡——上尉。

普佛洛美爾——上校。

『波蘭軍團』軍官。

德軍軍官。

目次

原作者肖像	卷首
本書主要人物表	I
暴風雨所誕生的(卷一)	一
(圖一)	五
(圖二)	六
(圖三)	一三
(圖四)	一五
(圖五)	一七
暴風雨所誕生的(卷二殘稿)	三一
譯後記	三九

暴風雨所誕生的

卷



風雨雨風暴

卷一



輕輕的敲門聲。劉德薇珈的目光離開書本子，仔細傾聽着。柔和而又堅持的敲聲又響了一下。只有老頭兒尤瑟夫，才那樣敲門的——又小心又婉和，彷彿是爲了打擾而預先道歉。劉德薇珈不禁向那隻古老時鐘的針看上一眼。

「十二點多啦……是什麼事情逼得老頭兒這麼晚還到這裏來呢？」

那一本日洛姆斯基著的書沿着被褥，滑到地毯上。一陣隱約可覺的寒意，使她顫抖了一下。這一種寒意，不知是爲了劉德薇珈裸肩上披着的綢袍，還是爲了混亂的驚惶心情。

「是你嗎，尤瑟夫？」

「是我，夫人。」

從這個老僕人走進寢室時，忘記深深地鞠躬這回事上看來，從他慌張的神色看來，劉德薇珈已經明白：有什麼特別的事情發生了。

「愛德華伯爵大人來了，伯爵夫人……」

「你說什麼？……愛德華？……他在哪裏？」劉德薇珈差不多是低聲地問道，雖然她覺得自己是在大喊。

劉德薇珈預期着碰上任何事情，就是沒料到丈夫會回來。在短短的一會兒以內，她企圖控制住語聲，但是不行。她失神落魄地跑出房間。在寬大的客廳裏——放在鋼琴上的蠟燭，發出暗澹的光芒。一個穿灰色軍大衣的人，正從肩上解下背包。敞開的門上一響起敲門聲，他就很快的轉過身來。劉德薇珈本能地裹緊袍子——她的面前，站着一個陌生男人，他遮住了亮光，頭上戴着一頂揉皺的皮帽子直掩到眼睛上。劉德薇珈的目光，詫異地停留在陌生人的濃密大鬍子上。這一個軍人抓住劉德薇珈的手，把她拉到身邊。她向後退去，但是這個男人的手抓得牢牢的。

當這個陌生人把有鬍子的臉挨近她的眼睛時，驚慌就像發生時一樣快的失蹤了。現在，不論是皮帽子也罷，醜陋的鬍子也罷，都不能騙過人哩。即使在幾千隻別的眼睛之中，她也會認出愛德華的眼睛——他的略爲謎起的眼神，以及它們上面又細又彎的眉毛。但是，他依舊不是她的愛琪，她的愛琪是永遠那麼文雅的、帶着燦爛金肩章的近衛軍上校。

現在，從他的嘴巴上下的鬍子中，從他的骯髒的衣服上，傳出了刺鼻的劣等烟草氣味、和濕大衣內難聞的汗臭味。

摩蓋爾尼茨基明白了妻子的心意。他吻吻鬢角邊蓬鬆的髮髮，而沒吻那顫抖着的豐滿嘴唇，就放開了她。一旁站着走了進來的尤瑟夫。

「我這種樣子跟你會面，這都是他的過錯。在沒有洗澡換衣之前，尤瑟夫本來不應該把我到來的事跟你說起的，」愛德華像是道歉地輕輕說道，一面脫下皮帽子。他疲倦地用一隻手撫摸蓬亂的頭髮。這一種熟悉的動作，驚醒了劉德薇以前對丈夫親熱的情感。這一個親人的骯髒衣服和難看的外衣，竟馬上引起了她的嫌惡，這使她覺得難過。她忘記了在場的尤瑟夫，緊靠着丈夫，用手抱住他的頭，吻那始終沒變的、親愛的眼睛。這時候，他就小心而又堅決地推開她道：

「等會兒，劉德薇，等會兒……我應該去掉全身醜態，而主要是洗個澡。我覺得全身都沾滿了醜態，因為最近兩天，我搭上火車頭，睡在煤上，不如更正確地說——完全沒有睡着過……」

一小時以後，愛德華走進妻子的臥室，她又覺得驚奇了：鬍子沒有了，但是他的波形鬚髮也剃去了。有着堅強的額角而形式正常的大頭，像是磨亮了一般。他又不像從前的他了，因為從前，他從來沒有剃去過頭髮，他知道這是和他不相配的。尤瑟夫從老伯爵的舊衣櫃裏拿來的灰色衣服，使劉德薇回憶起初婚時在尼芝度過的幾個月時間。在那裏，她第一次看見他穿便服。

「噢，現在可以不必怕我啦，我的歡樂，甚至連接吻都行，」他說道。

早晨，蒼白色的光綫透過沒有嚴密掩住的帷幕，鑽進臥室裏來。劉德薇醒了來了，但是她怕驚醒丈夫，就動也不動仔細地瞧着那個睡熟了的人。愛德華深深的呼吸着，他的綢內衣，合着呼吸的節拍，也在毛茸茸的寬闊胸膛上起伏着。他的固執的嘴巴半開着，嘴角上有着殘酷的皺紋。不寐之

夜、經常等待着危險臨頭——什麼事情都一下子表現出來了。烈酒、豐富的食物和她的溫柔使他陶醉，他又是疲倦，因此剛把最主要的事情告訴她以後，他就睡熟了。

他到這裏來，是因為她在這裏。當然的，他從來沒有忘記過她。從巴黎穿過兩道戰綫的危險漫長的路途，是爲了她纔走過的。是的，他接受了某種任務……但是，假使這裏沒有一個挺美麗的波蘭女人在等他，難道他會拋棄巴黎、拋棄陸軍部裏的工作，使自己冒險外加受苦嗎？最後這幾句話，是他將要睡熟時說的。從她的丈夫告訴她的這一點點話中看來，劉德薇珈就知道有一些大事正在醞釀着，而且已經猜測到，某一種危險快要到來了——這是有破壞性的、可怕的危險，威脅着要摧毀她的整個生活方式和生活原則。可是她還是幸運的。她在這裏，無論發生什麼事情，都不必害怕了。一切需要做好事情，他都會像以前時常發生的那樣，加以決定並且做好。她遇到該自己解決的某些重要的實際問題時，也常常是往丈夫的闊肩膀上一推了事。

愛德華像他入睡時一樣，也是突然的醒了過來。他們的目光碰在一起，兩個人都微笑一下。

「正當你覺得有人用鈍刀子割你而醒來的時候，卻突然發覺看到的不是一個土匪的醜臉，而是像你這樣的人，你以爲醒轉來的情形是怎麼樣呢？……可是已經遲了，是起身的時候啦。」

「眼睛閉起來，愛德華，我立刻就要穿衣服啦。」

他溫和地微笑一下。

他從地毯上拾起一本落在地上的書，裝出看書的樣子。這是日洛姆斯基的真實的河。描寫起

義、忘我、忠忱的傳奇小說……她沒有改變。還是一樣的要他閉上眼睛。一個大孩子！傳奇性的人物！……

在摩蓋爾尼茨古老的伯爵府內，所有二十七個房間，都開始過平常的早晨生活了。下面一層僕人住的一部份地方，人早就醒了。廚房裏在準備早飯。兩個女僕和一個年輕的男僕，在收拾前室和大客廳。樓上的人還都在睡覺。劉德薇珈的美麗婢女，十六歲的海麗雅——她是老尤瑟夫的孫女——想去收拾女主人的內室，但是發覺門鎖上了。她把這件事告訴爺爺。那個老頭兒不許人家去驚動伯爵夫人，也不准去收拾她的房間。

妻子的梳粧檯上放着一些熟識的貴重擺設，愛德華細瞧着那些東西，一面等劉德薇珈回來。很快的，她就和尤瑟夫一起進來了。老頭兒的斑白的頭變得低低的。在藍色哥薩克上衣下面，明顯地現出了他的瘦瘦肩胛骨的輪廓。當愛德華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尤瑟夫就服侍他了。這個老頭兒對於伯爵家忠心耿耿，正像一些老看家狗一樣的忠實，它們對於每一個想走進主人家裏去的人，都是準備撲過去的。伯爵府裏缺了個尤瑟夫，那就不堪設想了。摩蓋爾尼茨一家人和他相處已慣，正像他們習慣於前室門口站着的兩個中世紀甲冑武士一樣。那兩個武士像，跟尤瑟夫相同，是一代代遺傳下來的。

這個老頭兒是僕人。他的兒孫，像是繼承似的，也做了摩蓋爾尼茨伯爵的僕人。尤瑟夫初次

服侍愛德華的祖父的時候，還是個十五歲的孩子。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愛德華准許自己和這個管家之間，保有一定的親密關係。愛德華對於他是完全相信的。

「你照我告訴你的完全做好了嗎，尤瑟夫？」

「是的，大人到來的事誰也不知道。我要自己去收拾伯爵的房間。這是通夫人臥室的書房門的鑰匙，請拿着。從您動身那天起，除了我和夫人以外，誰也沒有到書房裏去過……在海麗雅去收拾房間的時候，請大人在自己書房裏等一會兒。我的孫女兒當然對誰都不會說，但是這樣更好些……」

尤瑟夫以老年人的沙啞聲音，輕輕的說話。他的瘦臉上有著長長的花白頰鬚，愛德華細看着他臉，祇在現在，纔發覺他在最近三年之中，已經老了這許多。

「很好，尤瑟夫。現在你把那個德國少校的事告訴我吧。他叫什麼？」

「阿道爾夫·桑寧堡，大人。少校住在家庭教師的房間裏。他有個勤務兵。這一個懶鬼老是鑽在廚房裏，和亞當一起在僕役室裏過夜。少校大人是貴族，我敢報告您說，他是個規規矩矩的人。他不准自己的兵士到家禽場去胡鬧，而其實他們還是宰殺我們的雞鴨……」

「莊園裏有多少德國人？」愛德華打斷了他的話。

「整個騎兵連。他們的馬吃我們的燕麥，已經有一個月時間。開始的時候，老伯爵大人不答應，於是德國人逮捕了管理家務的大人，因此就逼得打開穀倉。現在，少校大人住到我們這裏來，德國

人甚至連乾草都到鄉村裏去拿了，要不然我們的一切……」

「士兵住在哪裏？」

「在莊屋裏。」

「很好。你幾時到約洛尼姆神父那裏去？我要在今天跟他會面。」

「我立刻就去。您此外沒有別的吩咐了吧？」

「沒有。」

尤瑟夫在門邊站住。

「可以把大人到來的事告訴約洛尼姆神父？」

愛德華猶豫了一會兒，然後同意地點一點頭。

祇留下摩蓋爾尼茨基夫婦倆了。愛德華走到妻子那裏

「原諒我，愛琪，可是我不明白，你爲什麼需要找約洛尼姆神父？我真的不能相信，你會決定向他懺悔自己的罪孽！」她高聲大笑起來。

愛德華溫和地抱住她。

「難道你討厭約洛尼姆神父？」

「不。可是有點兒奇怪：父親、弟弟、斯吉芳妮雅都不知道你來了。」

「獨有約洛尼姆得到了特別的邀請。但願這件事不會使你驚奇。我不能在夜裏驚動衆人。到

底家裏還住着德國人呢，而我是……一個法國軍官。你到底明白了沒有，劉德薇茜？明天我必需動身到華沙去，關於我到來的事情，知道的人愈少愈好。」

「怎麼樣，又要走了嗎？」

「我很快就會回來的，劉德薇茜。」

「喏，你不跟我在一起度過這幾個小時，反而去把那個可惡的教士叫來。」

愛德華微笑一下。

「爲了一件任務，我需找約洛尼姆神父。這是你不發生興趣的一些事情。請你原諒我，但是，當約洛尼姆神父來了的時候，我必需跟他單獨的談話。他會有什麼事情向紅衣主教請求過。所以，都是宗教的事情……這是他的祕密，有別的人在場，他會不高興的。目前請容許我問你幾個問題。」

「我聽着哩，愛琪。」

「告訴我，這個少校和你們一起吃飯？」

「是的，爸爸和斯吉芳妮雅邀他來吃飯。他的舉止之中並無缺點。法國話講得相當好……只不過有時候，他還帶來了一個軍官，蘇摩爾特卡上尉。這麼一個粗魯的巴伐利亞人。要是讓你聽到他的粗俗笨拙的恭維話啊！他而且老是向人家示意：這裏的主人不是我們，而是他們。爸爸說，蘇摩爾特卡在大大的幫助他，但是我依舊是非常討厭他。」